

黑龙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
丛书主编◎衣俊卿
傅道彬◎执行主编◎燕鹏
王益章

王铁峰◎编著

黑龙江 萨满文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龙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
丛书主编 衣俊卿 傅道彬 执行主编 燕鹏 王益章

萨满文化

黑龙江

王铁峰 编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龙江萨满文化 / 王铁峰编著. —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1.3
(黑龙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 / 主编衣俊卿, 傅
道彬, 执行主编燕鹏, 王益章)
ISBN 978-7-207-08950-2

I. ①黑… II. ①王… ②王… III. ①萨满教—宗教
文化—研究—黑龙江省 IV. ①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1287 号

责任编辑: 龚江红 李春兰

封面设计: 徐 洋

黑龙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

主 编 衣俊卿 傅道彬

执行主编 燕 鹏 王益章

黑龙江萨满文化

Heilongjiang saman wenhua

王铁峰 编著

出 版 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龙江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8950-2
定 价 80.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神奇的土地 多彩的文化

(总序)

黑龙江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她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创造文明的重要区域。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黑龙江三江流域部落众多,人口密度甚至超过中原黄河流域。古代史籍明确记载在黑龙江地区生息过的民族先后有:先秦时的肃慎、濊貊、东胡三大族系;汉晋时的夫余、鲜卑、挹娄、北沃沮;北朝、隋时的夫余、勿吉、室韦、乌洛侯、地豆于、豆莫娄等;唐、北宋时的靺鞨、室韦、契丹、女真、蒙古、汉族等;南宋、元、明时的女真及蒙古诸部、汉族、索伦诸部(即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东北地区的先民鲜卑、女真、蒙古、满等民族,先后入主中原,对中华民族的政治、思想、经济、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产生了重大的、深远的影响。这些崛起于东北大地的民族,一次次地向中华民族文化的母体中注入了无比遒劲和深厚的生命力,并在文化的交流中成长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水乳交融的重要组成要素。

黑龙江是一片开放的土地,她几百年来一直是众多迁徙者和拓荒者神往的地方。清朝建立,黑龙江地区的齐齐哈尔(卜奎)和瑗珲,被辟为流徙要地。“流徙来者,多吴、越、闽、广、齐、楚、梁、秦、燕、赵之人。”(张缙彦:《域外集·六博围棋说》)“当是时,中土之名卿硕彦,至者接踵”。(杨宾:《焘发堂文集·伍敬玉五十寿序》)清末开禁之后,关内山东、河南人民大批移居黑龙江,民间称之为“闯关东”。清朝时期,黑龙江省的人口构成已是“(内地)十三省,无省无人”。(方拱乾:《绝域纪略》)19世纪末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俄罗斯人、犹太人及20多个国家的近20万侨民涌入哈尔滨等地区,又带来浓重的欧风西俗。哈尔



滨市因此有“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之称。新中国建国之后,转业官兵开垦北大荒,开发大庆油田,铁道兵开发大兴安岭,以及文革时期的知青来到黑龙江地区。大量外来移民不仅改变着黑龙江的人口结构,也带来了新的文化要素,不断塑造出新的黑龙江文化面貌,积淀了黑龙江多元文化的底蕴,形成了本土文化、移民文化和异域文化多元交融的文化格局。

黑龙江是一片多彩的土地,她历史上一直是多民族聚居的重要文化分区之一。民族众多、习俗多样构成了黑龙江地区内涵丰富、色彩斑斓的本土文化。时至近代,这里生活着满族、蒙古族、鄂伦春、鄂温克、赫哲、费雅喀、库页、奇勒尔、恰喀拉、锡伯、朝鲜、回族等众多民族。黑龙江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为历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慷慨地提供了丰美的原料,勤劳勇敢的人们则在向大自然索取的过程中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形态,陶冶出绚丽的少数民族风情和丰富的文化遗产,鄂伦春族、鄂温克等民族的萨满、歌舞和桦皮艺术,赫哲族的鱼皮工艺,朝鲜族的民族风情,满族的剪纸、刺绣等等,在全国范围内都是独树一帜的。

在这片古老、神奇、开放、多彩的大地上,黑龙江文化就像一条汇聚了众多支流的奔腾江河,雄浑瑰丽、气象万千。流淌于其中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回旋碰撞,激荡出激越、震撼的音符。丰厚的文化遗产资源是黑龙江流域文明的具体呈现,积淀了北方独特的文化脉络和文化基因,展现出鲜明的龙江特色和龙江风格。龙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过重大作用,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是黑龙江提升文化软实力,发展文化产业取之不尽的宝藏,是黑龙江实现科学发展的雄厚基础。研究和保留传承黑龙江文化,是当代黑龙江人不容推卸的神圣责任。《黑龙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将分民风民俗、民间文学、民间艺术三个系列,全方位、立体性、多角度、大纵深地展示黑龙江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优良的黑龙江文化基因,更好地继承民族和地域传统,为文化兴省、文盛龙江,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刘永福



序 言

——历史视野中的萨满

国际上把曾盛行于北半球寒温带广大地区、操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渔猎游牧民族的原始信仰统称为萨满教。他们相信万物有灵、灵魂不灭和多神崇拜,认为日月星辰、山水草木、熊鸟虎豹,以及雨火雷电皆有与人一样的情感。尤为重要的是,他们会通过一种特殊的人——萨满——来沟通神与人。

萨满文化是中国北方民族的源文化,传承了先民创造的诸多民俗文化成就。萨满文化应视为北方原始文化的母体、源流和载体,萨满文化因此成为研究人类早期原始文化的重要对象和途径之一。在北方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萨满一直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

萨满这个词是谁最先开始使用的呢?所谓萨满,原是东北亚地区通古斯语族民族用来称呼本民族神职人员的一个名词,由俄国人介绍到西方学术界。17世纪,俄国主教艾瓦库牟第一次提到,西伯利亚地区的土著通古斯语民族中,有一种负有宗教职能的人,当地人的语言称之为萨满。曾经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西方学术界主流意见认为,萨满最初是印度语,意为乞丐僧侣,后来才传入通古斯语族民族中。

进入20世纪,学术界通过深入研究,逐渐认定,萨满是通古斯语民族固有的语汇。中国学者的意见是:萨满是女真语,最初见于公元12世纪的文献中,至今至少已经有900年的历史。此后,被通古斯语族各民族沿用。

但是,从逻辑的角度分析,萨满一词一定有其更古老的来源,至于究竟初建于



何时何地,则暂时无法确考。萨满一词是何意思呢?俄国与前苏联学者认为,其基本的语义是激动、不安、跳动等。由于这一解读基本符合萨满作法时表现出来的行为状态,遂为学术界普遍接受。《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1988年)就据此,将“萨满”释为“激动不安和疯狂乱舞”者。

近年来,中国学者如郭淑云等,则提出,萨满的意思是智者、无所不知者。并从语言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论证了其合理性。多数学者逐渐接受了这一看法(以上内容见郭淑云相关论文)。

萨满信仰是原始宗教形式之一,一般认为,形成于原始社会后期母系氏族时代,因满一通古斯语族各部落巫师被称为“萨满”而得名。萨满信仰具有明显的氏族部落宗教特点,在科学上也被称作“灵气萨满教”,曾广泛流行于西伯利亚和亚洲腹心地带(包括中国东北、内蒙古地区)。信仰该教各族间虽无共同经典、神名和统一组织,但彼此有大致相同的特征。

概括如下:

1.相信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2.认为宇宙有上、中、下三界,即天上为神灵所居,中间为人类所居,阴间为魔鬼和祖先神所居;3.认为宇宙万物、人世祸福皆由神鬼主宰,神灵赐福,魔鬼布祸;4.相信氏族等萨满神能保护族人,其代理人和化身萨满作为人和神鬼中介,具有特殊品格和神通,能为本族消灾求福;5.有全氏族等共同参加的宗教节日和宗教仪式。

萨满信仰在中国古代影响尤大,与佛教、儒家并为鼎足而峙的三大文化系统之一,起源于黑龙江流域,广布于东北亚地区,传承数千年,至今犹存残迹。

萨满文化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最为突出的现象是“跳神”,但是,“跳神”绝非萨满文化的全部内容。既然在“跳神”时有所谓的神灵附体,那么,首先或者说前提就是要相信有神存在,进而要有一个预设的神灵系统。然后,才有“请神”、“附身”之说。进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关于世界的理论。西方有学者曾经指出,昏迷术、三界(天、人、魔鬼居住的世界)观、万物有灵是萨满信仰的根本特征。全面了解萨满文化,需要深入探索其信仰体系。



埃里亚德在《不死与自由——瑜伽实践的西方阐释》前言中提到,西方现代哲学发现,“人在本质上是一种时间的和历史的存在”,其含义是指人类的存在始终要受到生理的、遗传的、环境的和所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我们要寻找和理解萨满信仰及其衍生的种种文化现象,也应该从萨满文生长的环境入手,探寻其根源,梳理其脉络。萨满文化必然且只能是环境的产物,是我们这本书的逻辑出发点。

萨满文化的分布空间是非常广阔的。亚洲的北部、欧洲的北部、美洲的北部,都可以看到萨满(不同的语言可能有不同的称呼)的踪迹。如果单纯用民族迁徙和文化传播来解释这种情况,显然不能充分说明问题。《管子》中说:“广土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萨满文化的广泛分布与内容的极度相似性,还要从生存环境中去发现。

第一,萨满信仰起源于东北亚的寒冷地域。有人分析了萨满与气候的关系。(《中外健康文摘》2010年第14期,《解析萨满文化与医学的关系》,作者杨凌运。)由于东北亚地区冬季漫长而严寒,人类长期生活于封闭的室内,缺乏光照,空气流通不够充分。另一方面,因大量食用肉类,导致维生素摄入不足,两者结合遂造成东北亚世居人群癌症的高发。发病者常有赤身在冰天雪地的室外奔跑、呼喊,以及啃食草根、树皮甚至泥土的举动。这一行为又无意促进了癌症的不治而愈。由于原始时代医疗技术的相对和普遍低下,人们会对这些歇斯底里发作的病人及其不治自愈产生强烈的神秘感和恐惧感。于是,对自身无法正常完成的某些事情,寄希望于这些人也就是萨满。

对鬼神的崇拜居于早期人类文化的中心,可以想见,在这种社会状态下,沟通鬼神的萨满和祭祷神明的祭司必定是主流文化的代表。萨满依靠通灵能力取得社会地位。他们作为人神的中介,体现了集体仪式的需要。萨满运用昏迷技术来达成目的,所谓的昏迷技术包括通神、招魂、复活、特异功能和沟通动物的通灵术等。我们所知的昏迷术,有少数是魔法,多数是在仪式中行之有效的心理暗示。各地萨满十分注重昏迷术,用音乐和舞蹈、各种致幻药物等来保证必需时出现幻视、幻听。在仪式上,萨满对色彩、声音、舞蹈、法器都无所不用其极。





第二,萨满文化起源于山林,其中的林木崇拜痕迹随处可见。萨满葬法与普通人不问。据黑龙江省宁安县志记载:过去萨满死亡,他的遗体要葬在树上,至今人们还偶尔能看到这些树葬的遗迹。安葬萨满,族人要选树干粗大枝叶繁茂的树木,在树干上凿出空穴,把树枝穿入其中,然后将萨满的棺木架在上面。据说,这种树葬方式象征萨满的灵魂能攀上天树,重返天穹。后来,土葬逐渐代替了树葬,但将萨满的衣帽和其他“神器”随葬的习俗一直沿袭到上个世纪。

萨满眼中“树是神”。东北常见的柳崇拜是萨满祭祀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赫哲族萨满“跳神”时,用柳树条弯成一个半圆圈,像儿童跳绳似的跳上三次。随后,在场的族人都各跳三次,并唱“鸠神歌”。按赫哲族的说法,跳进柳圈则意味着进入神灵施展威力的保护圈内,一切邪魔都不敢侵犯。达斡尔族萨满每隔三年在三四月之间向“众神”进行一场血祭,为族人们消灾祈福。萨满所祭的12个“杜瓦兰神灵”,都是由选取的各类杨柳树来代表。在萨满教中,柳就是神灵的象征。鄂伦春族的萨满在举行治病仪式时,会手持柳条,为病人诵念祈祷词后,摘下柳条上的叶子,抛向前方,认为这样会引导病人恢复健康。柳树易栽易活好繁殖,所以萨满认为“柳神”会赋予人以新的生命力。

第三,萨满文化起源于渔猎。根据俄国蒙古问题专家巴托尔德和符拉基米尔佐夫的看法,在森林狩猎人的部落中,贵族阶级从未享有在草原游牧民和农耕民族中那么重要的地位。森林部落主要是处于萨满的支配下。由于狩猎生活方式所具有的可以想见的危险性和不稳定性,人们对于未知世界的恐惧和对于未来的不安,来得比其他社会类型的古代民族更加强烈。这就使得他们一定要寻找一种更加直接的信仰方式,来缓解自身的群体性焦虑。被视为通灵者的萨满,势必占据部落生活的中心,而不是像其他社会中的世俗首领。

由于狩猎生活无法提供稳定丰富的物质资源,无力支撑一个脱离于生产之外的孤立的祭司阶层,非人神状态的萨满,也只能如正常人一样生活。唯有某种需要发生之时,才会履行其职责。外来的强烈的信赖,不断的自我暗示,又调动了一部分萨满的责任意识,激发其潜在的能力,使之在部落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反过来再进一步强化整个人群的萨满依赖心理。两相结合,渐使萨满信仰日益膨胀,成为一种稳固的信仰体系。

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证实,萨满信仰在东北亚诸民族中具有令人不可思议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至今绵延不绝。这一文化对我国东北地域文化特色的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又成为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乃至西伯利亚地区诸族精神生活的构成因素之一。

满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锡伯族(通古斯语族)的萨满信仰之风盛行,形式相类甚至相同;蒙古族和达斡尔族(蒙古语族)也普遍具有萨满信仰,并与满族等民族有相近的信仰形式。甚至具有悠久历史积淀和深厚文化传统的东北汉人,也受其影响而产生相应的萨满信仰活动。

与我国北方相毗邻的俄国西伯利亚诸族,如雅库特人、吉利亚克人、奥斯加克人、图瓦人、布里亚特人、堪察加人以及历史上属于中国(现在有的仍为跨国民族)的埃文克人、涅吉达尔人、那乃人、乌德赫人等,甚至在中欧、北欧以及北美的广阔地域中所居住的民族中也都存在与满族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萨满信仰及其祭祀仪典。

下面引用前苏联学者调查发现的东北亚信奉萨满的诸民族生活环境、传统经济活动的基本情况:

民族名称	生活环境	传统经济活动
满族	黑龙江流域、松花江流域、辽河流域、鸭绿江流域	鱼猎、兼事农业
埃文克(鄂温克)	泰加森林北部、后贝加尔地区、中国东北兴安岭山区	狩猎、饲养驯鹿
奥斯加克	鄂毕河流域	渔猎、饲养驯鹿
吉利亚克	阿穆尔河(黑龙江)下游	渔猎
布里亚特	贝加尔湖以南西	游牧
图瓦	叶尼塞河河源	渔猎、游牧
雅库特	勒拿河中游一带	畜牧、捕鱼
堪察加	堪察加半岛南部	捕鱼
萨莫耶德	西伯利亚北部	放牧、饲养驯鹿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东北亚地区的萨满文化的产生具有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特征。如相近的地理生态环境:江河、森林的高寒地区;相似的传统经济类型:以渔猎、游牧经济为主,兼事农业等。

在历史上,我国东北地区的民族曾经数次发生跳跃式的发展,在极短的时间内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取得辉煌的政治和军事成绩,迅速战胜物质基础和文明程度远远超过自己民族与国家,甚至君临中原。这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当然是女真人的金国和满族的清朝。越过相关的历史条件,在本书的描述中,我们将会看到,萨满及其信仰在这一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动力、工具。统治者们或者无意识,或者有意识地利用了萨满,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当他们进入新的环境之后,受到新文化的冲击,为了与之相互适应,萨满又必然性的走向衰落。



第一章 先秦时代的黑龙江萨满文化

肃慎,是见于古代文献的黑龙江地区的最早民族,也是东北地区的最早民族,又称为息慎、稷慎、诸申等(在古代中国人的世界版图中,肃慎是东北极的居民,此外再无人居。历代的官修史书,述及东北民族,无不至此而止)。

研究民族史的学者使用“族系”概念指称肃慎,认为他们是一些风俗、语言相似的部落。有可能,这一群体当中的某一个部落拥有比较先进的文化,居于优势或者是主导地位,称为“肃慎”,于是中原古代人士遂以“肃慎”来指代整个地区的居民。

在先秦时代的中原居民看来,肃慎位于极为遥远的东北方。《竹书纪年·五帝纪》载:“肃慎者,虞夏以来东北方大国



骨雕鹰头



也。”晋人郭璞给《山海经》作的注称：“今肃慎国去辽东三千里。”

肃慎的具体方位，在今长白山以北。《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说：“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不咸山，现代学术界意见基本一致，认为是长白山脉。《晋书·四夷传》更加明确地说是在不咸山以北，向南到夫余国有60天的路程。肃慎的东面，濒临大海。我们参照地图，可以清楚地划定这个民族的生存方位，正好是黑龙江的下游、乌苏里江流域，东面是日本海。研究者还认定，肃慎的西界至松花江。（《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第420页，张碧波、董国尧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第一版。）

在这片区域内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密山县境内，考古学和文化学界称之为新开流文化。俄罗斯在黑龙江下游北岸的马雷舍夫发现了类似的文化遗存。据碳十四法测定，新开流文化的时间约在距今6080±85年，即6000—6160年之间。

学术界非常关注的是，新开流遗址出土的陶器中，发现了一个陶制神偶（小神像），细眼、尖下颏、尖头顶，形状非常像近代赫哲族萨满信仰所崇拜的“爱米神”。神偶的发现，说明广泛流传在欧亚大陆上的萨满文化，极可能产生在这里，产生在新石器时代的黑龙江下游、三江平原之上。

另外，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个骨雕鹰头，钩嘴、长颈、圆眼，应是通古斯语族各民族千百年来崇拜的神鹰。（《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黄任远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一版，9~10页）肃慎民族的后裔女真人崇拜的海东青，满族崇拜的喜鹊和乌鸦，追溯根源，皆在于此。萨满信仰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崇拜动物和动物神。

肃慎的历史非常古老，在距今约4200年前的舜、禹时期，便载诸中原史



籍。《竹书纪年》中曾经说到,舜帝在位的第二十五年,肃慎(息慎)派使者来到中原,向朝廷进献弓矢。(“帝舜有虞氏二十五年,息慎来朝,贡弓矢。”)从这条记录来看,至晚在舜的时候,肃慎已经与中原政权有了联系。而且肃慎出产优良的弓箭,并作为代表性的地方物产,进贡于中原的天子。

此后,肃慎与中原保持了经常性的接触。周武王灭掉商朝之后,肃慎派出使者向武王进贡“楛矢石砮”。周武王命人在箭杆上刻下“肃慎氏之贡矢”六个字,把这一贡品奖励给自己的女婿、诸侯之一的胡公。这一位胡公,是舜帝的后裔,陈国的始封君。有趣的是,肃慎的贡品竟然在陈国公室的仓库中沉睡了五百多年,直到春秋末年,才由于偶然的機會,被博学的孔子重新发现。



贴有鱼皮剪刻图案的萨满鼓槌

当时,有一只鹰跌落到陈国宫廷中,身上插着一支石箭头、楛木杆的箭。看来这只鹰是在某个地方被箭射中,带伤飞了很长时间和路程,终于不支而死。鹰身上的箭,完全不同于中原武士们使用的箭。对这个从天而降的新鲜玩意儿,陈国国君身边的大臣没有人认识。凑巧,孔子周游列国,正在陈国。于是,国君派人把这支箭拿给孔子,想试试他的学问。孔子向国君讲明了箭的来龙去脉,又推测这件古物应该还保存在陈国的宝库里,建议国君派人去找。国君打开宝库寻找,果然在一只金匱(金匣)中找到了这支古老的“楛矢石砮”。(见《国语·鲁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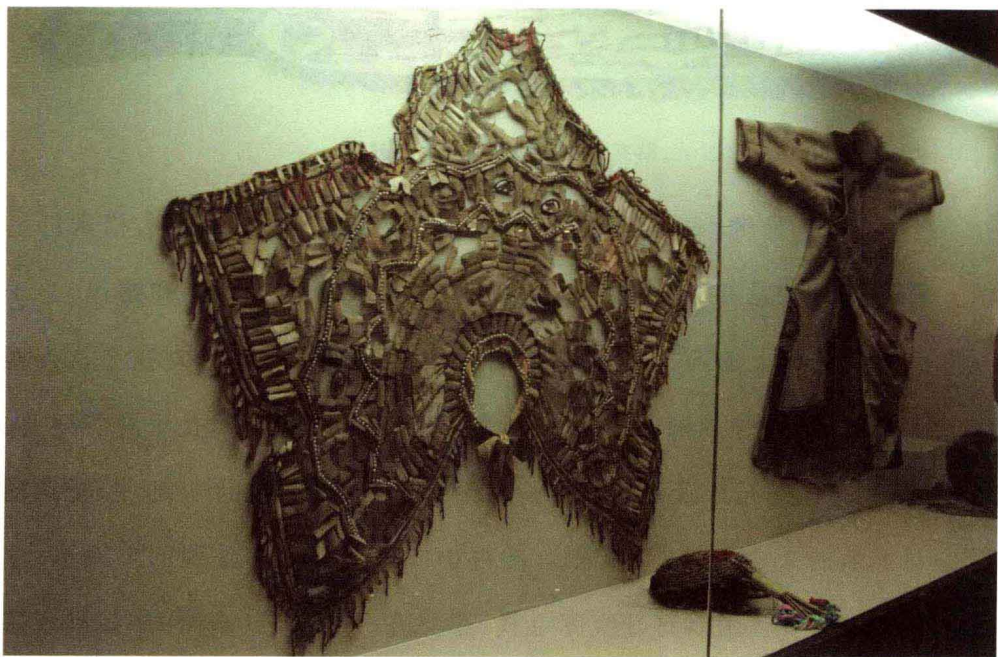


所谓的“栲矢石弩”，多数学者认为，是以石为簇、桦木为杆的箭。（《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第422页，张碧波、董国尧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第一版。）也有人认为，栲木是色木。

黑龙江省镜泊湖岸边发现的鹦哥岭新石器遗址，被确认为肃慎人的文化遗存，其中发掘出土过大量石箭头，形式有五种之多，磨制精致，应该就是“栲矢石弩”的部件。

周成王时，辅政大臣周公讨伐东夷获胜，肃慎氏派遣使者来祝贺。成王欣喜之余，命大臣荣伯作《贿息慎之命》。贿，是赏赐之意。看来，肃慎人清楚地了解周王朝的一举一动。（《史记·周本纪》：“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另有一说，此事发生在武王时。

除了著名的“栲矢石弩”之外，肃慎还曾进贡过一种叫做“麀”的动物，长得很像鹿。（《逸周书·王会解》孔晁注：“稷慎……贡麀似鹿”。）会不会是



骨编萨满披肩



驯鹿呢？

周代人认为，肃慎是王国的北方领土。春秋时期的周王还得意地宣称：肃慎是我周天子在北方的国土。据此来看，肃慎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左传》昭公九年：“肃慎、燕、亳，吾北土也。”）

《晋书·四夷传》中保留的关于肃慎的记录是最为完整的资料，尽管出自后人的追记，但是仍能看出一个大致的眉目来。肃慎在周初两度遣使来中原入贡，如前所言，一次是在周武王克殷之后，另一次是在周公辅助成王伐东夷取得胜利之时。此后长达千年，肃慎不复再来，其原因不明。这里提出两则猜想，一种可能是在肃慎的南面，有新的民族兴起，隔断了肃慎南进之路；另一种可能是秦以后中国的气候逐渐变冷，肃慎的居住地区生存环境恶化，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肃慎人群受到了巨大打击，人口锐减、文化倒退。

（气候变化一说，见



木雕萨满神偶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之初步研究》)

直到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执政,消失千年的肃慎又一次出现。有趣的是,虽然时隔多年,这一次,他们进贡的物品居然仍旧是楛矢、石弩,只是此外又增加了弓甲、貂皮。其中的貂皮,未免让人联想起东北著名的特产“三宝”:貂皮、人参、靛鞣草。当时,尚未称帝的曹丕显然非常高兴,把远来的客人请到相府,又厚加赏赐,请他们转交肃慎首领。几十年后,晋武帝司马炎时,肃慎再次入贡。及4世纪之初,晋室南渡,东晋建国,肃慎使者又来,并且竟然到了江南朝见,进贡石弩。不久,羯族石虎(字季龙)在中原建立后赵,肃慎人转而向后赵进贡。这些使者在路上走了四年之久,方才到达。

由于年代久远,文献缺失,肃慎人的生活状态今天已经难以确考,只能见到一些零散资料。

前面提到的“贡弓矢”、献“楛矢石弩”、“贡麀”、贡“貂皮”等记录反映出,终先秦之世,肃慎人恐怕还在以渔猎、采集为生,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晋书·四夷传》中说,肃慎人居住在深山之中,车马不通,外面的人很难进入。夏季,住木结构的树屋(或树状的木屋),冬天则住进地穴。肃慎人已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氏族和部落酋长已经确立了世袭制。肃慎人没有文字。特别应该注意的一点是,肃慎人养马,但是马不是用来骑乘的,而是与其他家畜一样,作为一种财富,可见肃慎并非游牧民族。肃慎人大量养猪,这一点几乎与楛矢、石弩一样,成了肃慎人的文化符号与民族标志。他们的生活区域内,有一种称为雄常的树,树皮可以用来制衣服。

近代以来,考古学家对研究肃慎文化遗存十分重视,已有了一些重要发现。综合文献与考古资料,初步可以认定,远在3000年以前,肃慎人的社